

〔日〕竹内实 著 程麻 译

文化大革命觀察

竹内実文集

第六卷

中國文史出版社

竹内实文集 第六卷

文化大革命觀察

[日]

竹内实 著

程麻 译

中國文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大革命观察·竹内实文集·第六卷 / [日]竹内实著；
程麻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12

ISBN 7-5059-3703-0

I . 文… II . ①竹… ②程… III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研究
IV . D6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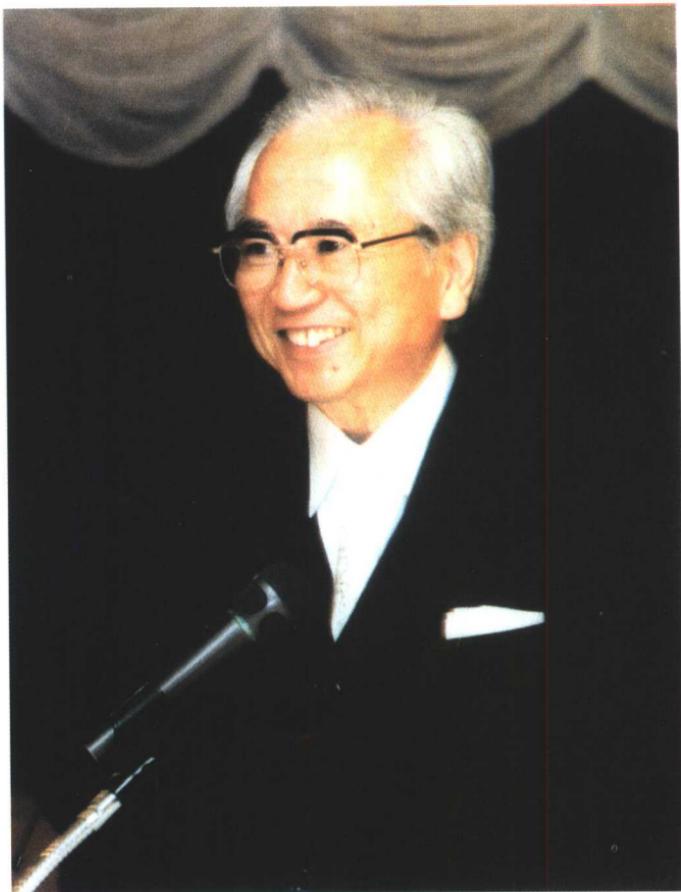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9285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01-2005-5821 号

书名	文化大革命观察——竹内实文集·第六卷
作者	[日] 竹内实
译者	程 麻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孙国勇 张红梅
责任校对	冀 群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插页	3 页
版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9-3703-0/I·2846
定价	22.6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作者像

此照片由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委员会提供，特致谢意！

《竹内实文集》 选译出版说明

竹内实是目前日本最著名的中国学家之一，被当今日本学术界称为“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在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领域，处于开创者和泰斗的地位。

竹内实 1923 年 6 月 12 日出生于中国山东省张店。父母原从日本国爱知县去那里以经营旅馆谋生。父亲去世后，由母亲独自支撑家业。他曾在当地日本人办的小学里读书，并从三年级起向中国人学习中文，由此为以后的学术道路奠定了扎实的汉语基础。1934 年，他随母亲移居到中国东北的长春，在那里读完小学和相当于初、高中的商业学校。1942 年回日本后，进入二松学舍专门学校。在这期间，他曾因当时日本政府从在校学生中征兵而入伍，所幸因病未去前线。1946 年考入京都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专业。毕业后转入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师从仓石武四郎学习中国文学。此后，他先在中国研究所做研究，继而去东京都立大学任教，同时积极参加日中友好运动。当时，他曾三次访问中国，并会见过毛泽东。自 1973 年以后，竹内实历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与所长、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以及松坂大学、关西大学、中国西北大学、杭州大学、厦门大学等客座教授。

竹内实是在日本战后最早开辟现代中国研究领域的代表性

学者。他立足于促使日中两国人民在真正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友好往来的宗旨,从讲授中国语和中国现代文学开始,进而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历史、文化,其关注的范围逐渐扩大,学术水平也日益受人瞩目。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以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独到理解和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敏锐观察,始终保持着冷静分析的眼光,以不随波逐流的批评姿态,在当时的日本学者中鹤立鸡群。此外,他在批判日本的侵略战争责任、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及促进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等方面,也都曾因远见卓识而醒人耳目。其学术成果不仅在国内外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也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基于在战后的中国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他先后荣获日本福冈第三次亚洲文化奖和日本政府颁发的勋章。这标志着中国研究的地位在日本学术界的确立与提升。

竹内实的学术风格雅俗共赏,所发表与出版的关于中国和日中关系的论著数量惊人。竹内实一直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接受中国社会与历史进程的检验,并借以与中国人民相互沟通和交流。现征得作者同意与合作,从竹内实至今的全部著述中,选译成十卷本中文版《竹内实文集》在中国付梓。全套文集大体按照竹内实一生的学术经历,依其研究重点的先后顺序,分类编排内容如下:

- 第一卷 回忆与思考
- 第二卷 中国现代文学评说
- 第三卷 毛泽东的诗与人生
- 第四卷 毛泽东传记三种
- 第五卷 日中关系研究
- 第六卷 文化大革命观察
- 第七卷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追踪

第八卷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

第九卷 中国历史与社会评论

第十卷 中国文化传统探究

这是竹内实全部学术成果第一次系统选译并结集出版。在新旧世纪之交,此套文集能够首先在作者研究的对象中国面世,是中日两国学术交流的一件盛事。这既可使中国学术界具体了解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状况,也足以启发广大中国民众回顾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以及中日两国关系的曲折变化。无论着眼于总结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成果,还是推动与深化中日之间的彼此理解,《竹内实文集》的出版,都有不可忽视的现实价值与历史意义。

本文集的选译工作,曾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力推动,并幸获日本卡乐比基金会襄助,还有诸多日本朋友从精神与财力上加以支持。这套文集,称得上是中日两国各界人士共同心血的结晶。借此《竹内实文集》出版之机,一并向曾经关注与帮助过这一工作的人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选译者

2001年4月

竹内实自序

这套文集里收录的文章，全都与中国有关系。

由于程麻先生的努力，自己的拙劣文字如今能够以成套文集的形式在中国出版，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自己想象着这套文集摆放在书店里，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情景，心中充满了喜悦。特别是想到将来在中国各地书店里看到它们的样子，我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人，觉得无上光荣。这套文集的出版，是程麻先生关于战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此事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为此，我对以李铁映院长为首的该院各位先生深表谢意。

也应该提到卡乐比日本研究基金。这一基金会以卡乐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松尾聰为委员长，与北京大学合作，在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顾问委员会王学珍主任的指导下，承担着该校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以及培养研究日本的人才的部分任务。我曾追随卡乐比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松尾康二与经理中田康雄先生之后，微效薄力，同时也深受基金会活动的启发与恩慧。

此外，该基金会事务局林振江、丸井宪、林光江、坂井泰子和古市雅子诸位人员，也都付出过莫大的辛苦，借此向以上各位的友谊与指教表示感谢，并对他们深表敬意。

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在中国教育部的支持下，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内设有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我曾被委派作为该中心日本方面的主任教授，与中国方面的原主任严安生、主任徐一平合作，并得到国际交流基金驻北京事务所所长小熊旭的照顾。

当时，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负责文化工作的桥本逸男先生曾力劝我承担这一工作，并对自己在北京滞留期间的研究给予过褒奖。这里也应对各位先生的合作与照顾表示谢意。

同时，借此机会还应该向日本的日中关系学会，特别是会长中江要介（原日本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理事川西重忠（德国柏林大学客座教授），以及现代中国研究会的吉田富夫（会长、佛教大学）、河田悌一（关西大学）、北村稔（立命馆大学）、在东京相当活跃的小岛朋之（庆应义塾大学）、德冈仁（城西国际大学）诸位教授，还有对出版这套文集给予鼓励的中村公省（苍苍社）、林建朗（岩波书店）等先生，致以敬礼。

自己也应该高兴地向最早推动出版拙著《中国的思想》的熊谷健二郎（角川书店）先生，报告本套文集面世的消息。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对她的研究，犹如在长长的隧道里摸索着前进。而每当我有这样的感受时，品茶会总是能给自己注入新的活力的地方。我愿意在这里，再次对平素亲自给自己以教诲的日本茶道武者小路千家掌门人千宗守（佛号不彻斋）深致感激之情。这套文集中的某些文章，便反映了在品茶会上受到的启示。

当此文集面世之际，无疑还要感谢承诺首批出版前四卷，并将陆续印完全套书的中国文联出版社。特别是对曹利群、孙国勇先生的帮助，更是铭记不忘。

最后，我则想向那些会看到这套文集的陌生读者，尤其是中国的读者们所抱的挚爱之心，道一声谢意。以前幸蒙读者们的

热心与聪颖，自己的著作总能得到深刻的理解。

在这里应该多说一句的是，即自己在日本，并非是中国研究方面的“第一人”，也不是什么“泰斗”。以前在讲演之类的场合经常这样介绍，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虽然如此，我却不打算对中文版文集的选译说明做什么改正，这是基于尊重选译者程麻先生个人的独自见解的想法。

我很希望自己成为“战后日本的中国(现、当代)研究”这一学术领域中一个被认识与被分析的对象。因此，我这些拙劣的文字，难免要作为这一领域的例证并被提及(尽管感到有些羞愧)。自己不过像是科学实验中必须要使用的一只小鼠似的，应该欢迎批判甚至是叱责。

竹内 实

2001年5月21日

《文化大革命观察》内容简介

本卷文集按照最初发表的时间顺序，收录了竹内实跟踪与观察中国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代表性文章。

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吴晗和《燕山夜话》的批判中，竹内实觉察出自新中国成立后已初见端倪的虚无主义文化态度。结合着自己对近代以来动荡不安的中国历史的亲身感受，他很快写出了像《中国——文艺界陷于混乱与虚无》和《“牛鬼蛇神”及其他》那样冷静思考的文字，由于在当时日本的中国研究界不同凡响而备受瞩目。后来，伴随着不断复杂多变的中国政治和社会状况，竹内实进而深入到中国历史传统与文化心理层面，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中反映出来的那种草木皆兵的极“左”情绪，以及在现代政治中滥用“忠”、“孝”之类道德观念的实用主义偏向，比如《“敌人”是什么？》和《从“孝”到“忠”——“文革”中的思想》等文，都属于这一类内容。而对“批林批孔”和“学习儒法斗争史”运动的关注，更使竹内实能够将历史和现实、感情和理性很好地结合起来，针对林彪与江青等人的恶劣政治品质，进行入木三分的剖析，《现代中国的历史印记——“学习儒法斗争史”运动对吕后、武则天的赞颂及其失败》等文章便是这方面的成果。与此同时，竹内实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作用与贡献，则给予比

较中肯的评价。难得的是，竹内实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这些否定或肯定性的分析，既非常及时又大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至今读来还会引起中国人或海外人士的由衷感慨与深思。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竹内实仍然很注意关于这段中国现代历史的资料搜集与研究动态，强调应该从中汲取有用的教益。他对后来出版的一些描写“文革”的作品和材料相当重视，并先后写了《众人的墓志铭——追悼“文革”牺牲者与中国文艺界的状况》和《关于“文革”》等文章。

竹内实并不认为，文化大革命仅仅是中国人经历的事情。他曾以《中国文化大革命和日本人》之类文章说明，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反思从一开始就是各国学术界和学者们共同的理论课题。我们无疑也应当伴随着时代的演进，力求对这一历史现象有逐步深入的认识与理解。

作者前言

文化大革命，其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则为“文革”。本卷文集中收录的文章，都与此有关系。

我猜测，在读者当中，也许有人会试图从这些文章里找到对于“文革”的正确解释。那必须预先说明，这里并没有什么可供人寻找的正确解释，只是我当时的思想而已。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尽管自己也曾苦苦思索过“文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然而在实际上，想来想去还是一点头绪也没有，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现在回忆起来，我对当时日本报纸上报道的北京的剧变，实在难以理解。我听说过，彭真曾经被日本人戏称为中国共产党内的“贵公子”。自己难以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人竟会一下子垮台？

后来，日本报纸报道了其间红卫兵的活动和大字报大肆泛滥的情况，以及大字报的内容，等等。另外，还说《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刊登了指导“文革”发展的论文。我便求人以快件寄来了这两种报纸，认真地阅读，力求能够理解“文革”。

《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刊登的论文，后来对日本国内的影响逐渐增大，日本国内也开始出现了积极支持“文革”的言论。日本人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国内的论文，他们便争相阅读那些研

究中国的学者所写的评论。我也应约写过一些述评。由于人们对“文革”的关注日益浓厚，杂志同样频频提到“文革”。在日本，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大都讲究学术性，不太评论时事问题，但仍有相当的人被动员了起来。自己也经常收到类似的邀请，可是因为不了解“文革”的全貌，曾经多次谢绝过这样的要求。在我的笔记本上，就记有那些被拒绝的杂志的名字。我曾经计算过，竟达40种之多。

杂志社或是报社约写文章，从来没有要求表态赞成或者是批判“文革”。不过，当自己写关于“文革”的文章时，决心不做那种前面赞成，后面又反过来进行批判的事。而对自己曾经认识的人在“文革”中所受到的那些批判，我也决心不去随声附和。

例如，当“中间人物论”在《文艺报》等披露的时候，我曾经站在赞成的立场上加以介绍。自己并不知道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我的看法是：文学领域里大都首肯，小说中是可以描写中间人物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并非只有英雄人物。

因此，我没有立足于拥护“文革”的观点，去批判邵荃麟和赵树理。当然，我也并非是站在拥护“文革”的立场的对立面，而且我与邵或者赵并没有什么个人私谊。我决心，即使彼此有什么私交，而且他俩并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己也决不去背叛他们。

我想，当时自己在日本的中国研究界曾经是孤独的。实际上，在评论家或研究中国的学者里，也并非完全没有反对“文革”的人，可尽管有些评论家和研究者的发言曾被看做“不了解中国”的人的言论而受到忽视，我却并没有被放过。在一些评论与书评（关于我的著作的书评）中，都可以看到对我的批判。有时自己没有注意到，有的朋友还特意来告诉我。不过，对于那些文章，我并没有全都阅读。如今想来，现在也许可以把它们收集起

来并以某种形式公布,但恐怕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我在这里提一下此事,只是为了让中国的读者们知道,“文革”也曾对日本有过影响,有的人还曾经被愚弄过。

对于“文革”,自己头脑里对它的批判,并没有简单地贴上所谓“前现代”或者是“家长式”之类的标签。我很想探求“文革”深层次的东西,力求理解它们,并告诉日本的读者们。因此,至今我仍旧认为,无论当初对“文革”是否表示过赞同,关键在于应该真正理解中国所发生的事情,这才是研究者的责任。而若要如此,则必须基于公心。

现在看来,我对“文革”的认识并不怎么充分。1995年5月,我在北京观看了电影《红尘》,才知道即便在平民当中,“文革”也曾经施展过淫威。到后来,当住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宿舍时,我又听说在“文革”中,曾有教员从那宿舍附近的楼上(4层)跳下去自杀。自己禁不住对那些在“文革”期间遭受过致命打击的人们感到哀痛与同情。另外,那些曾积极参与过“文革”的人们,如今心中的感受想必是相当复杂的。因此我明白,也不应该片面地对他们进行责难。

在日本,想研究中国,有时需要通过周围的人与中国建立特别的关系,或者得误认为中国(无论是什么样状况)是自己的同伙。而反过来,也有人抓住片言只语便来批判中国。幸好在中国国内,还有像程麻先生这样深切关注日本学术界的研究者,细心地阅读我的文章,并从中选择翻译出来,把它们编成了我的文集的第六卷,呈送在读者的面前。

如前边说过的那样,在“文革”时,我曾经很孤立。然而尽管孤立,我却对中国怀有一种难言的热情。我想,中国的读者读起这些文章来,大约会感受到这一点。不过,完美无缺的文章是没有的。如今,这些文章能够意外地有机会摆在中国读者的面前,

使我感慨万分。我很感激提供这一机会的程麻先生、中国文联出版社，以及曹利群和孙国勇先生。此外，也对能够看到此本文集的中国读者们表示衷心的谢意，希望他们坦率地谈出读后的感受来。

竹内 实

2002年2月24日

目 录

作者前言	(1)
中国的文化革命意味着什么?	(1)
关于《燕山夜话》	
——文化大革命的虚无主义	(7)
吴晗	
——文化大革命和一位历史学者的命运	(13)
周恩来的作用	(23)
中国	
——文艺界陷于混乱与虚无	(33)
“牛鬼蛇神”及其他	(48)
文化大革命和教育	(79)
文学艺术销声匿迹	(83)
“敌人”是什么?	(87)
从“孝”到“忠”	
——“文革”中的观念	(106)
毛泽东心目里的中国共产党	(123)
中国文化大革命和日本人	(152)